

扬州顺遂

□扬州 徐永清

现如今,在我们扬州一带的酒店用餐,每当果盘上桌之际,服务小姐总要问:“来点什么主食?”客问:“都有些啥?”“有水饺、馄饨、面条、顺遂……”服务员笑吟吟地一答来。什么叫顺遂?也就是面疙瘩!由于反话正说,中人心意,是故面疙瘩颇受欢迎。它的点击率、上桌率都很高。

顺遂是扬州话,一般的字典虽都有收录,可外地人极为少用,或者不用,知其意者甚少。在扬州话里,顺遂有顺畅、顺当、称心、如意之意。叫面疙瘩不好听,有疙疙瘩,结结巴巴的意思。食客的心里不舒服,有阴影。您说朋友们在高兴地聚会,商务在愉快地洽谈,来盆面疙瘩,怎么说,怎样听都不舒服。叫顺遂,入耳、舒心。反其义而用之,倒叫人开心。一道寻常的面食,将名称作了包装,赋予它新的内涵。这是餐馆善于揣摩顾客的心理,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成功事例。

日常生活中,反话正说,或是错事好说的事例很多。比如人们把饭

烧糊了,不能说糊,而要说成“香”;再者碗勺打碎了,尤以春节期间,要叫成岁岁(碎碎)平安;又如用餐之际,一不小心,将筷子碰落于地,为免尴尬,便说快(筷)乐,快(筷)乐。这虽说有遮掩、开脱之意,其目的都是为了顺遂,或是图个吉利。俗话说:“一句话能叫人笑起来,一句话也能叫人跳起来”就这道理。

说实话,过去我对面疙瘩实在没有什么好感。我们这一带是鱼米之乡,平日的主食均是大米。改革开放以前,什么都紧张,粮食也不例外。那时每家每户,都要按人口配给一定数量的面粉,这面粉是占大米份额的。我们这儿,平日面食少人问津。即便吃,也是换换口味,且是买现成的。无非是烧饼、油条、包子、烧卖、火烧诸等。由于传统因素,加上生活习惯,一般人家大都不会制作面食。有了面粉,自然也不能闲置,或是丢弃。用来包饺子,包混沌,既麻烦又奢侈;蒸包子,蒸馒头也太费事,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做面疙瘩。

面疙瘩的制作很简单,只需在碗里放入面粉,加水,调匀,然后顺着碗沿,用筷子将面拨入热水翻滚的锅中,大小随意,实在没有什么深文大意。只要其外型大体保持一致,不要太出格便可。有的人图省事,用汤勺,一勺一勺地往锅里挑,还有的家庭主妇干脆用手指拨。

说实话,面疙瘩实在做不出什么花样来,不像面条。权宜之计,只好参照面条的方法。面疙瘩都是死面,实实在在的,唯一的好处是煮熟。习惯于大米呵护的肠胃有排斥性,两顿一吃,个个皱眉。以致后来很多人一看见面疙瘩,便要倒胃。

时光飞逝,岁月如歌。现如今,人们生活富裕了,于是产生怀旧的情结,过去受人轻视,被人冷落的棍子粥、窝窝头、棒子粥、面疙瘩……统统回归,并大行其道,尤为面疙瘩,更是登上了大雅之堂。这里有反璞归真的元素,也有美好的含义。但愿这异名美称的“顺遂”,能给人们带来好运,凡事顺风顺水,顺顺当当。

桐花斋

□福建南平 支荣慧

打从开始写毛笔字,断断续续到现在,也不容易。年轮轻易一碾而过,偶望镜子中的我,头发些许白了,鼻子不禁一酸,这就是岁月的困惑。写字的时间实在是不敢说短,惭愧天资愚钝,所以没取得什么骄人成绩,但内心却一直爱着写字,舍不得丢下,所以在坚持着。得空闲,还会写字。

写字的人,大都有个斋馆名,以表雅气。我是凡夫俗子,一切爱随大流,自然无法例外,也想取个斋名,附庸风雅一番。但说实在的,要取个斋馆名,实在是不好取,因为一怕俗,俗了反见不出雅;二是怕别人用过,全国学书者甚众;三是要有自己贴身的感受,切合自己的实际情况。我考虑这个问题足足有两个多月之久,也请了一些朋友帮忙考虑,都得不到答案。

那时四月的某天下午,无事可做,一个人托起腮帮,静静地坐在

办公桌前发呆时,脑中不禁浮现老家农村老房子院子里我亲手种下的那棵梧桐……

每年四月,这棵梧桐开满了白色的花,很远就能闻到香味。春风吹过,一树花落,地上洁白一片,似雪覆盖。我与同伴们常在院子里轻轻捡起桐花,把花放在嘴里,轻轻一吸,嘴里满是甜味。然后把花当作喇叭,想尽办法,看谁吹得最响,也有小伙伴吹不出声的,被大家取笑。到了秋天,春华秋实,就是另一番景象了,树上结满了桐籽,秋风乍过,树上的桐籽纷纷往下落,一没留神,从桐树下走过,脑袋都有可能被桐籽击中,如果没被击中,就暗自庆幸一番。

我的父母亲都是本份的种田人,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有自己的看法,将梧桐视为家里的风水树,把梧桐看作家里的一员,像看护自己小孩一样的爱护它,不允许任何人侵

犯它,所以,这么多年来,这棵桐树还非常健康地存在着。

前尘隔海,童年的欢乐再也寻找不到了,生活变幻,世事艰辛,让我学会了唯唯诺诺,我已不是当年那个敢说敢做,意气风发的英俊少年了。但老家那棵梧桐四月间依然飘着香味,它始终盛开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“桐花万里丹山路”,凤凰择桐而栖,桐花的清香,能引来金色的凤凰,带给我们的尽是祝福,我为何不用“桐花斋”这个斋名呢?我愿把桐花的香味,带到人间,带给大家清香,我相信这也是每个学书者孜孜不尽的追求。

前几年老家征地拆迁,百年老村永远消失。“桐花斋”我亦停止使用,让他成为我心中尘封的一段记忆吧,里面照见了我的童年、少年时光。人生易老,人容易变世故,乡愁却是永恒的,无法从心里割舍,注定成为我生命里的一部分。

春日游

□山东昌乐 路来森

有两幅著名的“游春图”:一幅是隋代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;另一幅是唐代张萱临摹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。

展子虔,被称为“唐画之祖”,他的《游春图》,据说是现存最早山水画。

远山,山势逶迤,渐行渐远;同时,又层峦叠嶂,幽深杳渺;山间,白云团团、块块、片片,飘荡其间,愈加衬托了山之高耸,和山之深邃。山近处,林木疏疏,层台楼阁,掩映林间;山间小道,蜿蜒伸展,流水,自上而下,潺潺沟涧;小桥,凌涧而架,山道上,行人多多,有骑马援辔而行者,有徒步拾级而上者,更有一老人,手拄拐杖,驻足而立,瞭望四野,游目骋怀,一派萧散飘逸之情状——是隐逸者,还是神仙人?而无论是何种人,何等状态,俱是呈现出一种舒缓从容、悠游自在的“游春”情态。山坡上、沟涧旁,草

地、树木现隐隐泛绿之情状,杏树、桃树,星罗棋布,花正开着,杏花白,桃花红,俱是“灼灼”耀目。

山坡下,是一宽阔的河流。对岸,亦是皋埠层层、重重,只是相对于此岸的层峦叠嶂,略低一些,略缓一些。皋埠上,杏树、桃树愈多,杏花皎皎,桃花灼灼,灿然莹目。临岸,一垂钓者,正甩竿而起,而一旁观者,则注目波心“荡漾”处,似乎满目的期待和惊喜。河中央,一蓬船,正缓缓划行;船上三人,一人在前,两人在后;在前者,回望而语,居后者,端视倾听;船夫,一边摇橹,一边扭头回望,似是被船上三人的话语,深深吸引了——情趣盎然。

张萱,唐代著名画家。北宋《宣和画谱·卷五》说他:“善画人物,而于贵公子与闺秀之秀最工。”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,原图已失。现存之图,是张萱临摹的。这幅图的最大

特点是:游春不见“春”,但却“春在无限中”。

虢国夫人,是杨玉环的三姐,被唐玄宗封为“虢国夫人”,该图画,所表现的就是虢国夫人及其家眷盛装出游的情景。所谓“不见春”,是指画面上无花草树木,无小桥流水,所有能展现春天景象的“物象”,一无所有,所有者,唯“八骑九人”而已。八匹马,个个膘肥体壮;九个人,人人丰颐肥美,完全是唐人风采的时代写照。

既然是“游春不见春”,那么“春”又在何处呢?“春”在春风满面上,“春”在春风得意时。看看那些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,看看那一张张饱满丰腴的面庞,你就能感受到,此日,定是一个“佳丽”天,这一天,必定是春风骀荡、春气荡漾,满田野里,都鼓涨着勃勃的春之生机。

美矣哉。

紫藤花与猫

□安徽合肥 吴云飞

阳春三月的一个夜晚,微风习习。我在书桌边干坐着。刚刚对着水龙头洗过一件白色外套、一条天蓝色浴巾,晾到阳台上,手上还残留着清香的肥皂味儿。

这会儿我什么事都不想做,也没有读书的心情。就拿起手机,打开一个群。

看到一个视频。狭窄的墙缝间,生长着一棵花树,紫色的花朵开得挤挤挨挨,相当繁茂,攀在白色的墙头上,趴在灰白的屋顶上。背景音,是一个男士的说话声:“这紫藤花真香啊!”还有深深呼吸空气的声音。我好像也闻到了一股芬芳。

视频只有六秒。那盛开着紫藤花的屋顶是铁皮的。后面是一排楼房,白色的墙壁。一条水泥小路的一边,靠这头生长着巴掌大一片绿色植物,远一点停放了车,白色的汽车,旧旧的面包车。小路另一侧,有低矮昏暗的棚屋,杂乱的电线。灰扑扑的背景使得紫藤花格外漂亮,惹人注目。

这个群里人不多,全是爱猫人士。

消耗脑力太多,事情做完突然放松下来,会有种虚脱感,不想动脑子想事,不想说话。就坐在阳台上喂猫,听猫吃东西,哔哔哔,极其单调的咀嚼声。我总是把喂猫当作一件正事来做,因为这能令我在疲惫时,感到一点儿放松。

有时,我会打开猫群。看一会儿猫的视频、照片。

画儿发了一条视频。苍翠的竹丛,竹叶在风中摇曳。葱绿的草地,露出一个角。水泥地面上,有一个银白色的不锈钢大盆,一根被石块压着的白色软管不断地朝

盆里注水,水溢得满地都是,还在哗啦啦地注着。水盆里有一条大而肥胖的草鱼,一条瘦小的黑色鱼苗。一只白猫,一只银渐层,围着盆打转。白猫站到了盆沿上,喵喵叫着,伸着爪子,试探着想抓草鱼。草鱼吓得直扑楞,将一大盆水都翻腾起来了,冒着白花。

“猫馋坏了,鱼吓坏了。”我咬了一口甜脆多汁的苹果,想了想,发了这几个字过去。画儿说:“你这八个字用得太贴切了。”

墨文发的一条视频。名叫小博的猫想钻过栅栏,可是,它吃得太胖了,很努力地试探了几个缝,都只能过去脑袋,总是在肩膀那里卡住,怎么扭动身子也无法过去。墨文哈哈笑得很开心。

发紫藤花视频的那位朋友,网名是英文,翻译过来是:快乐就好。他经常发猫、撩猫玩的视频,猫打架的视频,黑色裤子、袜子上沾满猫毛的视频。大多数是自己发自己的,群友有时间回复,就聊一句,都忙着,没人回复,就独自开心着。大家都特别随意。

这条紫藤花的视频,是群里少有的不是关于猫的视频。原来这就是紫藤花,真漂亮啊,我想。想着发个信息到群里赞美一下。刚才我翻看了一下群记录,竟然没有发。可能我只是那么一想,接着就忘了。

视频后面还跟着一条信息:“今天到厂房顶上,看见隔壁电子厂里的,平时都没发现。”“厂房”“电子厂”使观看紫藤花的我有点出戏,他在逗猫、看紫藤花的生活后,也是需要辛苦工作的。但他还是发现了紫藤花。也使素不相识的我欣赏到了紫藤花的美,哪怕只有六秒。

有了新邻居

□四川荣县 胡为民

今年春天,学校宿舍的窗外不知何时来了一对燕子,每天凌晨,我在叽叽、啾啾、或婉转,或急促,宛如情人间的呢喃细语,又如海啸般的高亢嘹亮,急促尖利的叫声中醒来,寂寞的生活多了几分情趣。

我想起大凉山支教的日子。

“喳喳喳,喳喳喳……”某一天凌晨,我被一阵阵喜鹊的声音叫醒。这叫声来自支教学校住宿楼外的大树上,我静静躺在床上,感觉特别惬意和清新,聆听清脆的“喳喳”的声好几分钟,才懒懒起床,走上楼顶晨练。“喳喳喳,喳喳喳……”两棵秀颀挺拔的松柏的树尖上,两只喜鹊正在轮番欢唱。我站在楼顶,伴随着“喜庆”的叫声,吐故纳新,任清新的空气清肠洗肺,别有情趣。

高原自然的原生态保存良好,山清水秀,植被茂密,每天凌晨几乎都是在鸟鸣中醒来,感觉特别舒心。而今,我与一对燕子成为了邻居。有一天早晨,听到除了叽叽、啾啾的声音还夹杂着叽叽喳喳、嘁嘁喳喳声音,我知道“邻

居”又添新成员了,这稚嫩的声音,我又想起鸟鸣“演奏”的童年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天凌晨也是在鸟鸣中醒来。除了家燕的声音,有时还会听到红嘴相思鸟一声声亲切的“呼唤”,不紧不慢的叫声,让你再不敢睡懒觉,立即起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“咕咕,咕咕,快黄快熟,快黄快熟……”布谷鸟一声声催着麦子快熟的声音,打破清晨的香梦,揉揉发蒙的眼睛,满脑子是麦粑的清香味道;屋檐蹦蹦跳跳纷扰繁杂的麻雀的声音,热闹闹闹,打破清晨的宁静,躺在床上养会神也富有韵律。

长大后,住进水泥森林,每天穿梭在一幢幢高楼之间,远离了鸟鸣的晨曦,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很长一段时间,在那个叫“城市”的地方,极少聆听到自然界最纯美、最动听的声音。

今年春天,有了亲亲热热的“邻居”,每天清晨都在鸟鸣中醒来,倍感幸运。那天凌晨,我还听到窗外不远处的黄桷树上,又有新邻居——一群麻雀在叽叽喳喳。

青石街

528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

责编:白雁 组版:丁亚平